



黑面具 译丛

BLACKFACE

恐怖

2

故事集

Twisted Little

# Tales of Torment

Stefan Dziemianowicz

斯蒂芬·契米亚诺维奇  
主编  
袁绍渊 等/译

珠海出版社

西方经典

# 恐怖故事集

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 主编

珠海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西方畅销金榜文库·第2辑/[美]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主编  
希区柯克等著-珠海:珠海出版社,2000.12

I.当… II.①斯…②希…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西方国家  
-近代 IV.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56939号

ISBN7-80607-772-3/I·308 ¥84.00元

中国广东省图书版权登记19-2000-187号

100 Twisted Little Tales of Toment Copyright ©1998 by Stefan Dziemianowicz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1 by Zhu Hai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当代西方畅销金榜文库·第2辑 ——西方经典恐怖故事集

©[美]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 主编

策 划:文思集成

责任编辑:潘自强 帅 云

装帧设计:刘海啸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珠海市人民东路银桦新村47幢A座)

电 话:0756-2515348 邮政编码:519001

照 排: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 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32工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50.125 字数:1200千字

版 次:2001年4月第1版

2001年4月第1版

印 数:10000

ISBN7-80607-772-3/I·308

E-mail:zhcbsl@mail.zhuhai.gd.cn

定 价:84.00元(全4册,本册21.00元)

## 前 言

这里所说的折磨是指读者视觉上,或精神上的。

对一部分人而言,最难受的折磨不过是指甲在黑板上划过发出的刮擦声,或其它刺耳声音的一再重复。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最酷烈的刑罚要比这剧烈或痛苦得多:那是一种精神上或生理上的伤害,特别是知道这种伤害是有人故意所为之后。

有多少种人就有多少种折磨,就难以忍受的程度而言,世上没有两个人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所有的折磨有一个共同点:一定的持续性。准确地说,能无限期持续的才能算是折磨。它们存续的时间要比直接体验长。发生和结束在一时一地的,只能算是小痛痒,属于直接体验,比折磨的时间短促得多,承受者甚至还可以拿自己的窘境开个玩笑。这个叫做“折磨”的怪物也许会说:你咬咬牙或许能熬过一时,但你能熬多久呢?

那么,一个小麻烦或一次急症要持续多久才能推衍成一个折磨呢?太长了。

恐怖就是与折磨紧密相关的东西。不光被五马分尸是痛

苦——尽管这类折磨人的故事也很多——而且,那些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折磨也是如此:未必看得到摸得着,它们在生活中时隐时现;比如那种能使暗夜变得更黑的超自然的影响力;比如那些发生在寻常百姓中的助纣为虐的私心算计。既然这些都是精彩的恐怖故事的组成部分,那它们对用心险恶的折磨一定产生着影响:它们触及人们的感情,一直深入到灵魂深处,它们紧紧地啮噬人们的精神,令感同身受的时间无限延长。只要一个最轻微的提示,当初体验到的那种痛苦和不快立刻就会被唤起。

入选这个集子的尺度非常简单:故事本身必须像折磨人的手段和工具一样锋利。它们必须实行起来既迅速又深刻。它们必须产生一种强烈的反响,不但保证读者的反响强烈,而且与事发时的强烈程度是成正比的。一句话,它们必须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们相信这些故事都会有这样的效果。这里提供的折磨包罗万象:从埋葬早产儿和肉身腐败的痛苦和恐惧,到吸血鬼和狼人的故事,以及从孤独、异化和倦怠生发出的更难以言状的恐怖。某些故事年代久远,可追溯到一个世纪之前——这本身也证明了折磨造成的影响是多么久远。另一些则显示出擅长此道者的别出心裁,他们在处理这类题材时不囿于成规定式,做了一些富有现代意味的变化。所有人都是以客观的态度在讲述这些折磨人的故事,但却能让你感同身受。

坐好。但不要太放松。

折磨室在等待着你。

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

纽约,1997

## 2

这里的恐怖，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精神的折磨，是那种微妙的、难以排解的、在生活中时隐时现的、甚至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感觉，人们常常不能逃避他那像恶魔一样的缠绕。能入选这个集子里的故事，每一个都会给你毛骨悚然、世界末日的体验和冲击，以至于掩卷之余，只要一个最轻微的提示，当初体验到的那种痛苦和恐怖，立刻会被唤起……

选题策划：文思集成

责任编辑：潘自理 师云

平面设计：刘海啸

 WINGSBOOK

# 目 录

前 言 .....	1
左手小拇指.....	阿达恩·梅哈尔 1
老小姐麦克贝斯.....	弗里茨·雷伯 8
运 气 .....	约翰·麦克莱 14
人与蛇 .....	安布罗斯·比尔斯 18
钟里的人 .....	威廉姆斯·马金 26
在铅皮屋顶上 .....	S·巴林·戈尔德 33
在河上 .....	莫泊桑 45
奥拿媪 .....	阿兰·瑞安 52
闯进地窖 .....	约翰·杰克 62
走出黑夜 .....	H·华纳·曼 70
树林外 .....	理查德·雷蒙 77
门廊外.....	E·F·本森 81
局外人 .....	达雷尔·施韦策 90
帕特里夏的职业 .....	吉姆·纽曼 101
白蜡戒指 .....	彼得·纽曼 107
游戏伙伴.....	R·切特温德·海斯 117
空气的威力 .....	J·D·贝雷斯福德 128
王 子 .....	W·B·马克斯韦尔 135

无言的异类 .....	艾尔·萨拉托尼奥	141
新一代 .....	拉姆齐·坎贝尔	151
顶层之上的房间 .....	休·B·凯夫	157
家里的小屋 .....	奥古斯特·德莱思	166
萨加斯塔的最后产品 .....	卡尔·雅各比	177
含着蜘蛛说话 .....	珍妮特·福克斯	187
秘 密 .....	梅兰妮·特姆	192
星 光 .....	伊萨克·阿西莫夫	202
滑 倒 .....	爱德华·布莱恩特	207
花仙子 .....	爱德华·托马斯	211
脚步声 .....	埃米亚斯·诺斯科特	214
你走时带上我 .....	乔尔·莱恩	222
恐怖的黑水池 .....	亨利·特里特·斯佩里	231
地窖里的东西 .....	戴维·H·凯勒	240
上帝宠爱的人 .....	希尔达·休斯	248
有足够的时间睡觉 .....	托马斯·F·蒙特莱奥内	257
等待的时刻 .....	迈克尔·马歇尔·史密斯	265
沙漠奇谭 .....	克拉克·艾西顿·史密斯	269
死者的胜利 .....	威廉·海因斯	276
半夜十二点 .....	查尔斯·韦伯莱	285
声 音 .....	杰西卡·阿曼达·萨尔蒙逊	290
夜游者 .....	唐纳德·R·布尔雷森	295
被裹起来 .....	拉姆赛·坎贝尔	300
低语者 .....	布赖恩·拉姆利	309
未走的女房客 .....	阿尔杰农·布莱克伍德	328
剖 尸 .....	格奥尔格·海姆	339



滴答声 .....	斯蒂芬·玛尔娄	342
销魂屋 .....	拉尔夫·米尔内·法莱	347

## 左手小拇指

阿达恩·梅哈尔

这不是疼。这是可控制的,甚至用不着药物,只要我一张嘴疼痛就射向我。我并不是说好像我是一种什么果汁软糖。在拆除旧建筑的事上,你越小心,糟心的事还就越找你。不,这决不是疼。也许部分是死的了。

对于一个除了睡觉和做爱其他时间一辈子都用脚的人来说,这么平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干净雪白的天花板,真快把我逼疯了。我活了这么大头一次想起来感谢我的父亲叫我受了高等教育。一幕幕的大学生活点点滴滴回到了我的脑海里……什么文学啊,公式啊,历史的片段又重新上演。这些帮我打发时间,虽然不能全部。

还不只是寂寞枯燥得叫我难受,是我左手的那个该死的小拇指叫我难以忍受,虽然它已经早已不在那里了。

当时那堵石头墙砸在我身上,我全身被砸得到处是骨折和内伤什么的,可想而知根本没注意到掉一个小拇指。我的意思是说,不像你平时用它时那么容易注意到。而现在我什么也动弹不了,像个受伤的木乃伊似的被串在一起。但是那个小拇指是我被挖出来的时候掉的,也是这个小东西现在让我这么遭罪。

在我从镇静剂后苏醒过来的第一天,约施达医生来了,我勉强把小拇指的情况告诉他。

“你的残肢上的神经还在，卡斯泰尔斯先生，”他说，“它们向大脑发送信号，只是通往你小拇指的神经断了。我想，在这场外伤后，它们还在发送一些杂乱的信号，所以你的小拇指上会有啃噬的感觉和阵发性剧痛。

“过一段时间后，严重的伤口处就会愈合，最难熬的时候就会过去。不过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有的病人失去肢体都一年了，失去的地方还奇痒无比。但是你要是实在疼得厉害，可以要止疼药。我相信服了它你才能好好地休息。等到你稍微能活动些了，就好多了。”

医生的话听起来是有道理的，我相信他。但是，我不喜欢别人给我用镇静剂，不管是什么样的镇静剂。我只是躺在那里，忍受着小拇指上那锐齿啃噬的感觉，每次都差一点尖叫起来。要不是罗拉，我恐怕早就挺不过去了。

她每天都来，直到赶她走她才走。我一直提醒她，如果我向她求婚时她答应我了，她才可以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对我的提醒她一笑了之，因为她也从没说过不字。她说要等四个月以后，那时她有了学位，有了伺候丈夫的时间并且有了新的工作，三者全具备时再说。

就这样，在出事的头几天她一直坚持天天来看我，好像她能感觉到我在强忍着什么事。终于有一次她直截了当地问我：“汉普，你是不是哪儿疼？是不是？”

我发过誓决不对她撒谎。这次也不例外，所以我点点头。“有点。”

“岂止是有点。是哪疼？是背上吗？还是脖子？瞧你被包扎得严严实实的，我都看不出是哪里最疼了。”

我觉得自己真傻。我用眼睛瞪着她，而她也用那双褐色

的大眼睛瞪着我，好像在说，要说实话，一定要说实话。“是那个小拇指。那个掉了的小拇指。它搅得我简直快发疯了……好像有一堆长着短牙利齿的耗子在啃啮着，要把它啃成碎片。”

“这么可怕的疼，”她点了点头说，“他们告诉过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是我想他们没有料到会这么严重。这种情况常见于失去整个上肢或下肢的人。他们不会想到一个小小的拇指竟然会使你这么痛苦。”

事情真的是这样，不过至少她能了解我并心疼我。这多少对我有所帮助。当我疼痛难忍想把电视机关了时，她就给我读书念报，给我讲故事，讲她的同学和老师，讲她的老板和一起工作的实验室的同事。这还管不少用。

可是她一走……夜幕降临，医院恢复了它晚间的宁静，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只有我和我左手的这个小拇指。

有一次我的头儿罗格抽空来看我。我憋在心里的那个问题想问他，可又怕他笑话，最后还是鼓起勇气问了：

“罗格，那所房子，就是把我砸伤的那所房子，是不是全塌了？”

他看看我觉得好笑。“没有全塌。他们找到了承包商和几个工程师。这是一笔挺有趣的交易——他们说如果我们认为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应该先走那边那条路，然后等着开始拆毁。也许我们应该用一个拆除弹。”

“那所房子整个都不稳固，摇摇欲坠，可看上去却很结实。现在它还矗立在那里，只倒塌了一面墙。他们想像不出为什么只是那堵墙倒了，而其他的几面没倒。其实要是凿一个能固定拖缆的点，然后轰地一声拉动它就什么事也没有了。结

果它却自己倒了,正好砸在你身上。我从来没有那么害怕过……我们觉得这回你算完蛋了。我可不是开玩笑!”

说到这我又想起了第二个问题。“有没有人看见我掉的手指头?也许能在那堆破砖烂瓦里找到它。”

他摇摇头。“他们现在根本不让我们接近那里。把你挖出来后,他们就把那里围了起来并上了锁。你问这个干吗?”

这是一个我不愿意回答的问题。“我只是瞎想想。不管怎么说,好在不是每天都掉一点自己身上的东西。”我笑了起来,但是觉得很疼。

他走了以后,我想起那个掉了的有骨头有肉的手指,如今正在那堆碎石瓦砾里。老天爷,它也许被耗子们啃得只剩下骨头了。而我好像能感觉到发生的事。这个想法折磨着我的心。随后,我又想起那天当我走进干活时,我看见墙角里有个东西在动。一个比老鼠大一点的东西住在那所老房子里。我当时以为可能是只猫到处嗅来嗅去的,后来就再也没去想它。但是现在我回想起它那鬼一样的咆哮声,那尖锐的牙齿,那双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的眼睛……“汉普·卡斯泰尔斯,”我大声说,“你在这里瞎编乱造,你纯粹是自己把自己往死胡同里赶。快睡你的觉吧!”

护士给我注射了一支镇静剂,我这才睡着了。但是第二天我还是极度神经不安。镇静剂不但不起作用,反而适得其反,最后我似乎觉得我的皮肤要从石膏绷带下面挤出来,逃到大厅里面去。

罗拉力所能及地做她所能做的一切,她尽量和我讲话,给我读书,但我还是躺在那里浑身冒冷汗,极力控制自己不喊出声来。她从我的眼睛里看出来来了。

“汉普！”

我闭上眼睛不吭声，想让她休息一会儿。等我再睁开眼睛时见她正伏在我的身上。

“汉普，是不是又是那个倒霉的小拇指在捣乱？我这就去那里一趟，我一定要把它找到。我要把它带到这儿来，把它泡在一个甲醛瓶子里放在桌子上，让你看看它到底有什么？就算这帮不了你什么忙，至少会使你的情绪放松放松。”

虽然隔着绷带说话很不方便，我还是尽量说出来：“听着，罗拉！那是个不安全的建筑物。罗格说，他们已经把那地方封锁了，因为它很危险。如果你也被弄个到处骨折，对我们两人又有什么好处？我希望等我从这个石膏壳里出来时，你的一切都是好好的。”

她笑了，我明白她笑的含义。我不应该把那个疑虑告诉她。她离开了，从她的后背不难看出她决心已定。

那天下午她没有在该来的时刻来。到了睡觉的时间了也没有任何电话。我开始冒汗。我让护士往罗格家里打了电话，想了解工地那边是否有什么异常骚动。但回答却是没有。挨着的那所房子倒了，他们在另一边开始工作。那所不稳定的房子没出什么事。

罗拉在去实验室上班前，要去上早课。中午之前是没有希望见到她的，而且她也没有电话。我除了继续冒汗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上午10点钟，罗拉推门进来了，我顿时喜出望外。她这时应该在上班才对。我觉得一道白的东西一闪，只见她的左手上整整齐齐地缠着绷带。

她右手拿着一个小瓶子，咣当一声把瓶子放在桌子上。

我看见有个东西在瓶子里装的液体里上下浮动。我定睛细看，原来是一只手指。不用说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手指上的皮全都不见了，骨头上留下一道长长的痕迹。

我抬头看她时，眉毛都不敢抬。

“你今天早上感觉到手指疼了吗？”她问。

我使劲想了想。我今早光顾担心了，根本没顾上指头的事。现在当我用心感觉它时，它居然没有丝毫的刺疼，甚至连痒痒都没有。

“没有。”我迷惑地说，连自己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是那座半倒塌的房子里的什么东西干的。那东西浑身毛茸茸的，眼睛贼亮，奇丑无比。我用我的皮包把它赶走，把你的只剩骨头的手指从它那里夺回来。但是……却打了个平手，”她举起她的手，“它把我的手指咬掉了，作为交换。”

“罗拉！”我觉得我的心在沉重地跳动。“我告诉你不要去那里的……你会送了命的！那个东西急眼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她低头看了我一眼，我深情地望着她。我知道她的左手的小拇指肯定在疼，我知道那种疼的滋味！

“你知道吗？它用你的换了我的。”

她点点头。“当我把你的骨头抢回来时，它跳了起来，并且像折断一个面包棍一样把我的小拇指折断了。不过我的整个身体情况比你强多了，我可以抗得住的。我可以到处走动，忙个不停，我不像你似的整个都被石膏固定住，被 90 码长的纱布缠住……这种交换有什么不好。”她笑着说。

我看得见她嘴角的小道，我知道她感觉到的究竟是什么。多好的姑娘！

### 左手小拇指

她不能久留,她该去实验室了。她和另一位姑娘倒了班,目的是为了到我这来尽早让我放松。

她一走,又剩下我自己一人,我在想着那所破房子的那个可怕的东西,想着罗拉将要忍受的疼痛。

现在你明白了吧,不是疼。疼是可以忍受的。这是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引起疼的。



## 老小姐麦克贝斯

弗里茨·雷伯

橘黄色的柳条箱上放着一盏电灯，电灯射出一圈昏暗的灯光照亮了帆布床。帆布床的后面是一堵光秃秃的墙，下面是混凝土地板，床的另一面有一个罩着罩子的鸽子笼，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了。橘黄色的柳条箱上面堆满了用过的电池和放电池的空盒子，灯旁边的一个盒子里还剩下三节没用过的电池。

一个小老太太正在睡觉，她身上盖着一床毛毯，她在毛毯下面辗转反侧。她苦着脸，噘着嘴，嘴角向下咧着——一副不幸的样子。她始终睡着，但时而把手从毯子下面拿出来摸摸耳朵，好像被噪音所打扰，可是四周十分寂静，根本没有一点噪音。

最后，她好像忍无可忍了，竟慢慢地起来了。她的眼睛睁着，直楞楞地毫无知觉地看着四周，但却并没醒来。她把脚伸进舒适的拖鞋里，左脚的拖鞋上开了一个洞。她从帆布床下面拾起毛织浴衣披在身上，连看都没看一眼，坐在床沿上就去够那盏灯。然后，她站起身来，手里端着那盏灯穿过地板向门走去，灯光射在天花板上一个圆圈，她走到哪里圆圈就跟到哪里。随即整个屋子都被照亮了。她的脸还是那么一本正经的有点苦相，眼睛睁着，仍在睡梦中。

她走到外面，走下一段铁楼梯。她的脚步很轻，楼梯却发